

第五十一课 红度母大伏藏取出与伏藏师行谊

〔财旺诺布 40-41 岁（1737-1738）·取出红度母大伏藏 | 地点：工布·贝玛贵〕

上一堂课提到，财旺诺布在四十岁时，正式取出了仁珍传承最重要的大伏藏——也可说是藏传佛教历史上最重要的红度母伏藏法。各教派都有相对应的红度母法门，但仁珍传承的红度母法门次第最圆满、事业口诀最圆满，对未来及末法时期众生的加持力最巨大。里面记载的许多预言，都针对未来、针对末法时期佛教的弘扬、恶族与世界的灾难等，有极重要的影响力与加持力。

祂取出这些伏藏后便进行了闭关。一般来讲伏藏师取出伏藏时，不会一取出就大肆宣扬、到处炫耀说「我有这伏藏，你们过来看、来礼拜」，不会的。几乎越殊胜的伏藏，越需要秘密隐藏；虽取出了，还要等到合适的有缘人、有缘的时间，才能把这法门流布出去，因为加持越大、影响越大，障碍相对也越大。

有时这障碍不是外在的天地鬼神、魔王或恶人，而是源自我们众生内心的烦恼愚痴：虽知道这东西对我们解脱道有好处，但潜意识里却会抗拒、厌烦这些能断烦恼、令我们趋向解脱的神圣法门。很多人会说「我很喜欢佛法」，但没遇到对境、没遇到状况时大家都会这么说，真要面对时，很多人都会逃避、都会有借口、都会有各自「正当」的理由。

比如上师给这个人、那个人功课，要念多少遍、做闭关——这是对我们有帮助，不是刻意让我们吃苦头或欺负我们，而是上师已观察到我们的根性、因缘、修法的时机，以及我们修法上的种种不足，要做相应调整，为了让我们的解脱道更快达成。但这时我们不会想着这是好的，心里反而会抗拒、用很多理由来撒娇。所以上师常开玩笑说，我的弟子最会撒娇。

这些伏藏法，有时在不正确的时机、不正确的因缘下传出来，众生不一定信受，甚至会阻碍这些法的流传弘扬。阻碍的有时不是外面不好的人，而是自己的弟子、功德主、身边的亲人。所以许多伏藏师遇到这种殊胜大法时，都要先隐藏起来：第一要自己修、修出一个验照；第二要等待因缘。若没有因缘，那就一辈子都不传。

清净的妙法宁愿不出世，也绝不能让它受到污染——这是身为三宝弟子必要有的忠诚、高尚的情操。伏藏师们坚守这情操，绝不违背莲师或佛菩萨的旨意。看过去释迦牟尼佛、许多菩萨的佛行事业也一样，利益众生、乃至要说一句佛语法语，也要观察因缘、观察众生根性；没有因缘、众生根器不具足时，也不会开口，因为那时就算苦口婆心说再多也没用、帮不了、只是浪费时间。

只有在最恰当的时机给予法语布施或加持，才能最快让众生得到感应、信受、摆脱痛苦。同样，财旺诺布得到红度母法门时也非常珍惜。莲师的预言里讲，这法门是他极珍爱的法宝，他希望这法宝不要在任何情况下被污染，宁愿不传给不清净的弟子，也不要让它有丝毫污染。

因此，祂也严守这方面的戒律、严守预言与教言，没有马上传法，甚至不顾情面地拒绝了所有前来想拜见、朝拜这些伏藏法的信众。闭关几个月后，祂又去几个地方朝圣传法，之

后才回到拉萨。四十一岁、土马年时，他回到拉萨，又去朝拜大小昭寺、桑耶寺等各种圣像，在前面做广大供养。

这里我们看到，有些老弟子、修空性、修大圆满的行者会认为「我已证悟空性、了解大圆满、知道本觉了，所以我不屑于佛像、不屑于寺庙、不屑于做世俗供养」。但看祖师财旺诺布，不管证悟到多高的境界，最基本的对圣像的敬奉、对三宝所依的供养、大会供酬忏悔等，他是一有机会就努力尽力去做。

从他的传记看，几乎所有信众供养他的资具，他不是拿去协助寺庙建设，就是拿去帮助穷人；剩下真没事可做时，就把所有钱、资具集中起来，到每一个圣地、每一座寺庙做广大供养，为众生、为佛教、为传承上师做广大酬忏的敬献。这行为是我们效仿的。这也是老调重弹：不管境界多高，基本的修持概念不可看轻、不可轻易放弃。

若一个人说「我证悟了大圆满」，却连上供下施这基础修法都不愿做、会轻慢，那他证悟的绝不是大圆满、绝不是空性。有人会说，不是也有一些成就者会做这种事吗？但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证悟空性的大成就者，心里当然不可能对善法有任何轻慢，只有在刻意对治、刻意利益某些众生、刻意塑造某些缘起时，才会有那种举动，那并非他们的本愿。

对我们末法时期、正在修行的人来讲，不论修到多高的境界，基础的部分——出离心、上供下施——都要稳稳做好，每一步都踩得扎实稳固。否则就如巴楚仁波切所说，在没有基础善法的心念稳固之下，修任何深奥次第法都可能变成魔鬼。此后，财旺诺布在拉萨做完朝拜，又去布达拉宫拜见了第七世格桑嘉措达赖喇嘛。

他从多康地区出发、前往卫藏而到拉萨，做完朝拜后先到布达拉宫，拜见了持莲花护主、遍知一切的第七世尊者格桑嘉措。格桑嘉措 1708 年出生，年纪其实比财旺诺布小十岁左右。格桑嘉措虽年纪比财旺诺布小，但他很有清净心，也非常重视礼仪与世俗规范。

本来以他的神通、宗教地位与证量，也可以很骄傲地做些别的举动，但他没有，反而永远保持最谦卑的状态；不管其他活佛、名人的姿态多高，他永远以最谦卑的姿态去面见这些圣者。虽然第七世尊者年纪比他小，财旺诺布也没看轻他、没有「我是长辈」的想法。这段在《广传》里只大概提了一下，说见了第七世尊者，就没再写什么。

因为这部分要跳到红度母《密传》、即《迎取怀柔红度母取藏之情事·仙人明镜》这篇文章里。里面提到，财旺诺布在四十一岁土马年来到卫藏，于布达拉宫的寝室内，在第七世尊者格桑嘉措前，将红度母的伏藏宝匣献给了格桑嘉措尊者。

尊者拿到伏藏宝匣后，恭敬地置于头顶、碰触恳请加持，并向他祈求：为了佛教昌盛、众生安乐等一切菩提心愿，希望财旺诺布将红度母法门传给他。格桑嘉措说，这法门是极稀有的独传伏藏法。而红度母的预言授记里，也特别标注了第七世格桑嘉措尊者——伏藏预言里，莲师已特别授记要传给格桑嘉措。

所以可说，第七世格桑嘉措尊者就是红度母法的心子、是祂传下红度母法的第二位心子。为何莲师要求传给第七世尊者？当然不只第七世，预言里讲到第七世，后面还要讲到第十四世。

关于第十四世，预言提到：未来到某个年代、某种时期状况时，生肖属什么、身上有什么特征、在安多地区出生、父母是怎样的，有很多授记，并说他一生中必然会离开西藏、去往印度地区——但这不是坏事，而是为了将佛法弘扬光大的特殊缘起。

莲师预言里提到，第十四世尊者若他寿命中有三个时节都能得红度母法的加持、安然度过，就会让整个西藏的佛法传遍世界大地，有这样的特殊因缘。另一方面也说，第七世也好、第十四世也好，都是赤松德赞国王的转世。

因为赤松德赞国王也是红度母法门的请法者、算是第一位请法者：他为供养莲师，以红宝石曼扎祈求、为利益未来众生，莲师认可了他的发愿、为赤松德赞王授记，说他以后会在末法之期转世，虽会遭受许多障碍——鬼神会障碍、人也会障碍——但有红度母法守护祂，会有像祂这样的大成就者把这法门取出来、守护他的佛行事业，让他能把佛法传播世界大地。这里面有很多预言。

总之，财旺诺布将红度母法的窍诀法门全都传给了第七世尊者。传完法后，第七世尊者为了好的缘起，做了灌顶的酬谢、感恩祂的传法，供养财旺诺布各种绸缎、黄金戒指、汉银五十两、以及珊瑚、念珠等堆聚而成的曼扎供品。

我们做诸多法门供养时，若有能力，应敬献一些财物与珍贵物品，这些供养不是上师贪图宝石钱财的价值，而是为累积福德资粮、为创造法门与众生良好的缘起。当然也不是说没有供品就不能供养、不能请法；在个人能力范围内做供养就可以了。真正能力不够时，菩提心愿是最好的供养、修持善法是最好的供养、守护三昧耶戒是最好的供养。

所以要知道，不管以怎样的意图、方式，现场的供养都很重要，能为自己累积福德资粮；未来若自己成为登地菩萨、因缘果报成熟，也会成为自己佛行事业上的助缘。此后，财旺诺布又会见了当地世俗统治者的法王，这里指的其实就是祂的功德主颇罗鼐——这时西藏最大的管理者就是颇罗鼐。

他后来用自己的职位为佛教复兴做了很大贡献：不只复兴了敏珠林寺、多杰扎寺等宁玛教法的寺庙，又印制了《大藏经》，还四处许多大寺庙做斋僧、供养、法会功德主等各种进献，让佛教在各层面都得到很快的恢复。所以这里，财旺诺布用「法王」来赞颂颇罗鼐。

此后，祂又重新校定、校正、完善了自己早年在康区德格拉卡地区寺庙里所写的一部甚深道上师瑜伽法，把所有缺漏、不完善的部分都详细补完。财旺诺布一生在密法部分特别注重上师瑜伽法，不断在许多教法里反复提到：所有密法若要用一个概念来归摄融纳，就是上师瑜伽。祂说除了上师瑜伽，没有别的密法。

所有上师瑜伽的共同点，都是如何相应、相融于上师，及上师的法宝、善根，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途径，这也是最快速的途径。所以财旺诺布的仪轨全集里，有非常多种不同的上师瑜伽法。

他早年时，有许多弟子向他请求写上师瑜伽法，于是他又写了几个不同的上师瑜伽祈请文；另一方面，也有弟子请求、加上他自己在净土中得到的加持与证悟，于是写了许多过去大成就者与菩萨的相应法门。其中很特别的，是财旺诺布有一部达摩大师帕当巴桑吉上师的上师瑜伽法——他朝拜时也亲见了帕当巴桑吉大师，所以写了一部帕当巴桑吉大师的上师瑜伽法仪轨。

另一方面，财旺诺布是金刚法菩萨、虚空金刚、南开宁波大师的转世，所以他有一部报身像如金刚法菩萨般的南开宁波大师的上师瑜伽法修持方式。这修持方式，目前传出来的是一个简易仪轨，但全集里其实有很甚深的修法方式，希望以后我们有机会向上师求取这更甚深的南开宁波大师上师瑜伽法的修持方式。

总之，他不断教诫弟子，密乘修持若一定要专注在一个重点上，就要在上师瑜伽法上不断修持、下最大功夫。他也把许多广大复杂的法门归摄起来，都归摄成一个上师瑜伽法的修持方式。我们如今所修的金刚桥，也是财旺诺布把三大不同金刚桥传承的所有义理，归摄成一个上师瑜伽法的修持方式。这是他非常重视的，也是我们仁珍传承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广传》后面继续提到，此后，财旺诺布向东而行，前往工布地区。工布地区在藏区东南边，是雅鲁藏布江与娘河的交汇处。过去当地有很多圣迹、故事乃至神话故事，莲师也在那地方埋伏藏、取伏藏、降伏天龙八部等；后来许多大小伏藏师也在工布地区取伏藏、埋伏藏、传法利生，藏传佛教不同教派的大成就者、密修者，也都在工布地区有各式各样的示现与修行故事。

这工布地区，如今属林芝一带，但过去它与如今林芝地区的范围还是有点差别。总之，财旺诺布去往工布地区朝圣，去了一些圣地。后来，他又来到工布境内一处圣地，如今应属林芝国家公园那个地段，叫那木炯——也可说是一片大森林，即如今林芝国家景观公园这个森林区块。去那地方做什么呢？那边也是莲师做过许多加持与示现的地方，据说遍布许多大大小小的圣迹与圣地。

他去朝拜莲师所留下、所加持的这些圣迹，一路上边朝拜，也不断持续着利益众生、弘扬佛法的事业，如不间断的流水一般。《广传》这里只简单提了这么一句「边朝圣、边弘法利生」，因此这部分又要跳回《迎取怀柔红度母取藏之情事·仙人明镜》的内容。这里特别提到，财旺诺布在工布地区进行广大利生事业，非常精勤于让这地方所有一切都获得安乐与加持。

他在此地为娘杰岭当震杜哲、颇罗鼐王，还有敏珠林当时的法主久美仁钦南嘉大士，以及上一集说到的敏珠林第一大女法王明久巴准空行母、还有尼奥尔转世活佛、杰尔瑜伽士、永卓巴等许多大成就者、大士与达官贵人，传授了许多甚深窍诀及诸多传承。财旺诺布在给予加持、传法之后，要消除他们所有人的寿障，让他们的佛行事业都能得到广大与兴盛。

所以颇罗鼐王后来做了许多佛行事业，当时明久巴准空行母、久美仁钦南嘉大师等在当时名盛一时、留下重要丰功伟业、有很大功德，很大程度也来源于财旺诺布给予他们的加持、为他们消除障碍。红度母这法门本就有兴盛修行人佛行事业、化除寿障的特殊加持与功德。虽然有很多人希望能求取更甚深圆满的窍诀、这样的人非常多，但依空行母给予的授记、依预言，暂时还不能宣说。

很多时候，这些成就者、伏藏师的佛行事业，不是他们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都要观察境相、佛菩萨给予的授记、空行母给予的授记，以及护法们的叮咛嘱咐等方方面面来做判断。他们对传法的仪式，不管简易法门还是甚深法门、哪怕只是皈依，都要观察各式各样的缘起；尤其越深入的法门，越要观察更多缘起的和合，才会做。

不是说我今天心情高兴就传、明天心情不好就不传，也不是说给了很多礼物钱财、或跟上师关系好就会传。真正的大成就者一切都观察因缘，一定要因缘和合才会传。所以像空行母、或过去授记给的预言，是绝对不能违背的。

很多时候，有些预言授记以现况看似不太符合现实，当下大家可能觉得「明明这样做会很好呀」、想不透；但佛菩萨、空行母给的授记预言，确确实实无法违逆违背——看起来当下再好的因缘，若违背佛菩萨与空行母的教言而去做，最后都会变成不好的，没有一个例外。自古以来许多伏藏大师的故事里都有类似记载。

所以请法当然要努力去请，但请法的同时要不断反省自己：三昧耶戒持守得好不好、修法是否够精进、对前面上师所教是否好好学好了。觉得这些有了，再来请法，许多障碍与因缘也较容易成熟，上师也较能有好因缘给我们传法。但若真的因缘不具足、虽然请了、上师说「现在不行」，也不要认为上师对我们不好、有偏心。

一定要依靠境相与预言才能传，没有这些好征兆产生，那是我们自己福德因缘不足，要自己忏悔反省。反省本就是我们要一生的功课、修行最主要的功课之一。祂这么样的大成就者，看祂的全集里也不断反省自己、写了很多教言，甚至有些教言是写给自己、骂自己、批评自己，觉得自己这边做得不够好、那边不够好，应该再怎样做可以更好、应该怎样更加牺牲自己去奉献众生。

连大菩萨都如此奋力对治、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们身为世俗修行人更应加倍努力。后面讲到，红度母法门及这些秘法的秘密理由：伏藏文献提到，若不是正确的因缘、或不是有清净见、具器的人去看这些仪轨，会让加持退失。

所以红度母这甚深法门，仅可传给能弘扬教法、荷担如来家业的大士夫；若不是有这样担当、这样好的修行人，就算里面一点点词句、几句话、一个词，也不要张扬。并且说到，红度母法门可说是一种单传独传的法门，传法的时间也有严格限制：里面提到，猪年时可传，所以十二年只能传一次红度母法门。尤其猪年时要大力弘扬这法门，这样对佛教、对世界和平有莫大益处。

所以希望每十二年的猪年，大家都要努力祈求、努力协助宝上师，一定要能开启红度母法门、广泛做一个大灌顶与传授。这不是要刻意塑造排场、彰显团体势力，而是这法门里的特殊要求——在这时候是可以努力张扬的时候，在这时候做对佛教与世界有很大帮助。

此外，除猪年以外，若为止息战争、世界不太平、天灾人祸不断、人心惶惶、灾祸频繁的时段，可破例开许在马年、龙年也传。当然，上师也讲过，蛇算是小龙，所以蛇年也算可以小小地传。因此，若有上师要传红度母法门的机会，大家都一定要努力把握。这法门是仁珍传承里甚深中的甚深、珍宝中的珍宝。

不要说修持这法门，仅仅是法主把这法传出去，都能对整个世界产生莫大帮助与影响——这是莲花生大士亲口金刚语的授记与预言。但他也提到，这法门在传时人不可太多，一次不可传给超过二十五人，否则若里面有戒律破损的人，也会有很严重的影响。

所以人也要筛选，不是任何人想来就来，一定要是对密乘有清净见地、最好有无上密续灌顶、并长期做功课修持的人来获得，才不会让法门口诀的加持力退减。红度母法门里其实还提到很多末法时期相关之事，但大部分也都是秘密。大家只要知道，这法门是我们仁珍传承的一个特色，得到灌顶的人一定要好好修持。

它也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一个本尊法修了就好，内容非常广大，分外成就、内成就、密成就，还有一百零八式口诀等，是内容极圆满的大法。也正因它加持力特别巨大，莲师在预言里再三交代叮嘱，所以守这法门的秘密也很重要。对一个密乘修行来讲，修什么法、做什么修行，自己心里知道、自己的教授师根本上师知道就好，没必要师兄之间互相所谓分享。

现代人会认为，我们做这样的团体就是要互相分享，好像这样比较融洽、才不孤单。但作为真正的修行人，对自己修行方面的分享其实没什么太大帮助。还在修行阶段时，我们所有修行的概念与境界都是权宜时刻的产物、不是究竟的，里面一定有错误、有知见不够全面圆满、讲得不够善巧的地方。

若能很如法地诉说，当然对师兄弟有帮助；但若大家都似懂非懂、修得不够如法，师兄兄弟间的分享反而只会成为互相的障碍。再者，修行人本就应承受孤单与孤独，要理解孤单孤独是这世界本来的真相。若这都不去面对，如何面对死亡？如何面对中阴身？如何面对未来漫长修行中的解脱道、菩提道？

既然相信佛陀所讲，就要相信：在世俗谛中，我们永远都是孤单一人，只有信仰能陪伴我们。但这种陪伴，不是真有一个人在旁边一直呵护你、让你不孤独，而是在你的心快走不下去、遇到障碍、走错路时，能给予纠正指导、把你拉回正道，这就是佛教三宝、上师佛菩萨们的加持与任务。而承受孤独，就是我们修行人应当接受的功课。讲远了，说回来。

此后，财旺诺布再度前往另一处圣地——贝玛贵，也有人译作「莲花庄严地」、「莲花秘境地」，是藏传佛教中莲师所授记的隐秘圣地之一。所谓隐秘圣地，就是莲花生大士亲自

预言、加持指定的：在末法时代若世界发生任何灾难时，修行人若想不断自己的修行之路、不被世俗牵绊，就要逃去莲花生大士所指定的这些隐秘圣地。

在那里会得莲师加持，让自己一辈子的修持修行能不中断，可说是给想实修者的世外桃源、世间的秘密净土。贝玛贵地区，如今看较偏向西藏东南部与印度交界一带。有人说那地方地形不太好、不是平坦之地，很多无人区、大大小小的丛林森林，地形较险恶，还有很多较危险的自然地段，若不是信仰非常虔诚，可能会畏惧不敢前往。

莲师许多圣地以现在角度看都是些看起来危险的地方：一方面防止世俗人干扰，二方面能快速断绝修行人对世俗的眷恋心。所以险地即是修行的胜境。祂在贝玛贵地区，把许多大大小小的圣地圣迹都朝拜了一番。

后来，祂来到贝玛贵圣地的边境，那边有珞巴族——珞巴族算是一种藏族，是藏南印度阿鲁纳恰尔邦一带的少数民族，如今译作珞巴族，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语言、与现代藏族有差异、自成一个小民族，但许多文化部分仍与藏族相关联。在这地段的交界处，有一处风水宝地、一座小山丘，据说被称为「永恒法轮恒转、不间断」的圣地，也被称为气脉汇聚的点，以风水看是很好的要地。

话说回来，这贝玛贵隐秘圣地其实有很多根据与由来。一方面，它是莲师特别去加持、授记的秘密圣境，在贝玛贵地区留下了非常多加持的圣迹，并预言：未来末法时期，当战乱、瘟疫及各种四大不调的灾难全部现起时，修行人只要逃到这地方，就能安稳避过这些灾难；就算全世界都不能避免的灾难，只要是莲师的信仰者逃到他所讲的这些隐秘圣地，就能安然度过。

一方面有躲避灾难的加持，二方面有修行成就的加持。密续的讲法里，贝玛贵圣地是金刚亥母的坛城：整个贝玛贵圣地的山川河流形成，就是金刚亥母的一种示现，它的河流、湖泊、岩洞都对应着脉轮与坛城的方位，有这样奇特的说法。另外，这圣地也是伏藏的宝地，莲师在此埋了非常多伏藏品、教法与圣物。

历代以来，各教派的许多伏藏大师都来这地方开启过各式各样的伏藏法门、拿到各式各样的伏藏品；甚至有些对莲师有高度诚恳信仰的修行人，本身不是伏藏师，也能在这地方取得一些莲师加持的圣物。

它整个地理环境是一个较严峻的峡谷，有南迦巴瓦峰、加拉白垒峰等很大的山峰，一直急剧降落到雅鲁藏布大峡谷这些亚热带丛林当中，高低落差非常大，所以有很丰富的生态环境、各式各样的植物与丰富的动物；当然也有悬崖、沼泽，甚至很多毒蛇毒虫，对人来讲是很险恶的地方。

其实祂出生的白玉那地方也有点类似，也是这种大峡谷、地貌多元丰富的地方，差不多——总之对动植物是天堂、对人是地狱。这附近有很多圣山，像斯大布尔圣山，被称为莲师义坛城，是贝玛贵圣地很核心的一座神山；还有达那果恰圣湖，被认为是莲花生加持的一个莲花湖。

虽然很多人说它是莲花生大士诞生的莲花湖，但这不太可能——莲花生大士诞生地印度乌仗那我们去过，那是在海边，怎会跑到这地方来？所以这里讲的诞生莲花湖，比较可能是他过去行佛事业时被丢去焚烧、然后变出了湖泊，湖上有莲花座、他端坐莲花座中显现的这个圣迹莲花湖，应该是这样，而不是他诞生的莲花湖，这也是大家有争议之处。

伏藏师则说这应是他以佛行誓愿而示现的莲花湖、而非诞生的莲花湖。那边还有被称为鲁鲁达拉的普陀山，被称为当地观音菩萨报身净土的圣地，但那边算雨林，常年烟雾缭绕，血蛭等毒虫也较多。它附近还有贝玛歇日、译过来叫「莲花水晶山」，被称为是阿弥陀佛的圣山。当地就是前面讲的珞巴族还有门巴族，贝玛贵地区最主要就是这两大民族。

他们虽与土族、藏族在文化上有些关系，但民族文化仍自成一脉，里面有像本教与藏传佛教的部分、或印度古代密乘的部分，甚至还有印度古代印度教的一些部分。近代来讲，最有名的可能是敦珠法王，因为敦珠新伏藏传的所有伏藏法，几乎都是在贝玛贵这圣地开启的，所以它成了敦珠新伏藏传这个传承发源的摇篮，他们后代弟子对贝玛贵圣地有极大情感。

过去贝玛贵这地方的划分也与现在不太一样：一部分到如今印度所掌控的阿鲁纳恰尔邦地段，一部分在林芝的墨脱县地段，范围其实很大——从印度那部分到中国境内的墨脱县，过去都属贝玛贵圣地的范围。总之是这样——一个地方。他在当地停留了一段时间，觉得这是很殊胜的圣地，在那边禅修、朝拜，也特别修持了「曼祝」的修法。

曼祝，大部分我们说它是经由加持药物而产生特殊加持力量的一种成就法。世间的八种成就里，有所谓药物成就、甘露精髓成就，其中药物成就就是这个曼祝。藏医里也提到，他们的一些药物很多需靠药理配制、药材精简与判断，才能取出好药性来治病；但有一部分需靠加持，在药物上转化或获得药性来治病。

所以甘露丸的制作方式，绝不是像外面有些人乱做甘露丸那样——「把很多药材、或看到书上写甘露丸有什么成分，全部加一加、再揉成团子，自己念经加持一下，这就甘露丸」，不是的。

甘露丸有它的原理，即所谓五大、五静、五色、五甘露的配置逻辑，依此为基底而有不同配置：从如何采药、如何将药成型、如何调成分比例、如何集结，无论做成粉还是做成丸子、丸子又要怎么做，都有一系列严格要求，不是随便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最后还要经过一个曼祝的修法，即药物成就的修法与加持，让药性得到更好的升华，这样才能作为甘露丸给大家。

这种曼祝、加持药物确实有它的功效，有很多这方面的案例故事。以现在看，很多人会去拉卜楞寺的藏医院拿他们的白丸、即胃药。唐东嘉波大师取出了两个治腹胀的药帖，一个红丸、一个白丸：红丸治一切寒病，白丸治一切热病。白丸大部分对肠胃、热病寒病都有特别好的效果，所以拿的人很多；尤其藏人饮食习惯的关系肠胃都较不好，大家常吃这白丸。

拉卜楞寺的白丸，制作上用了较多替代性药物，因为白丸里有些特殊要求的材料很难取得、甚至价格昂贵，像拉卜楞寺要常年供给广大信众，没办法做出那么大量的药，所以特殊药材大部分用替代性药物。药里就提到，若主成分没有，也可用替代药物增加，药性会差一点，但仍有效果。

所以在成分无法圆满时，他们靠的也是不断加持、修持、隆重的集体加持力量，因此他们的白丸也被大家认为特别有效。虽然以藏医角度看，会觉得他们做的药也没什么、里面很多替代性药物，但就是这加持的力量，让它的药有那么好的作用。如今很多人都会去拿来吃，我自己也吃过、感觉还不错。

而我们上师做的白丸，如今藏区很多寺庙都有做，敏珠林寺也做，宗萨那边也做，各大寺庙都有做自己传承的白丸；但目前看，没有任何一家做的白丸药性像我们上师做的那么好，常常上师的白丸一颗吃下来的效果，抵得过别人四颗到八颗，差异蛮大。有点又讲多了。祂在当地也做了一些灌顶，撰写了一些文章论著。

此后，祂又去往巴松措——巴松措，「措」译过来是湖，「扎宋措」即三岩湖、三个岩山的湖。它就是如今林芝地区最重要的观光景点巴松湖，当地也译作三岩湖，是极著名的圣地，我们红度母法门取藏的其中一处也在巴松湖这边。过去许多传承祖师大德也在那地方修行、取伏藏。

我们师公夏札仁波切，据说年轻时也在巴松湖的湖心岛上的寺庙画过壁画，可惜后来动乱时那些壁画都被烧掉了。那有可能是夏札仁波切生前唯一留下来的作品——夏札仁波切本就是唐卡画家，据说唐卡功力极高，他早年画的东西若留到现在，应已是绝世珍宝，很可惜当时都烧掉了。总之，巴松湖湖中央有一座岛，叫扎西岛，岛上有一座寺庙叫错纵寺。

错纵寺与伏藏大师桑杰林巴——大约十三、十四世纪的伏藏大师——有很深厚的关系。莲花生大士的时代、约九、十世纪，据说莲师有来林芝地区加持，也到巴松湖这地方修行、加持，并留下授记预言。后来到十四世纪左右的桑杰林巴大师时，他得到伏藏授记，里面有莲师给予他的授记，要求他到湖心岛上建这座寺庙。

所以错纵寺就是桑杰林巴大师依据莲师过去留下的授记预言而建立的寺院。据说桑杰林巴大师还没来这地区以前，工布、林芝这江达县地区本有自己原始部落的信仰，以及对龙神、水神的信仰，当地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后来许多伏藏大师也说，巴松湖周围这些部落的人，全都是空行母或空行母的后代、世间空行母的后代——过去那边曾有过很多空行母示现之事，当地原始部落本有自己特殊的语言，据说也属空行语的一种。

桑杰林巴大师依莲师预言来此创立错纵寺，也在寺里竖立了一些佛像，最主要的就是他设立的一尊莲花生大士忿怒像、即忿怒莲师的形象，如今若去那边，最主要要朝拜的圣物之一，就是桑杰林巴大师亲手塑造的这尊忿怒莲师像。据说这佛像竖立后，让当地气氛为之一

变，本来许多外道信仰的，后来也慢慢全投入佛教，当地许多鬼神也慢慢被降服、护持佛教。

桑杰林巴大师一生取的伏藏非常大量，尤其上一堂课提到的《上师意集》相关伏藏，对整个宁玛派、整个藏传佛教有极重大的意义与影响。除此之外，他在当地也留下很多圣迹，比如有桑杰林巴大师的脚印石，据说是当初他修缮寺庙时，用神通从石头上踩出的脚印，所以去那地方朝圣的人都会去朝拜这石头。

有些人认为，去朝拜他所塑造的忿怒莲师像与这石头，可获得他忿怒尊的咒力加持。它附近周围还有很多洞穴，有些是桑杰林巴大师依莲师预言去开启的圣洞，他自己也在那边闭关修行过。据说那边还有圣树，树叶上会自然显现藏文字母，大家认为这树是经莲师与桑杰林巴等大成就者加持下显现的。这在过去很多地方也有，只是因众生福报浅薄慢慢消失。

就像四川观音桥、那座自然显现四臂观音的山，过去说满地都是自然显现的梵文种子字，整座山所有植物上都是自然显现的佛像、法器、或梵藏文、空行文字的形象。我养父自己说过，他年轻时最早去朝圣时，确实有看到叶子上显现这种咒语的样子，还有些微类似佛脸、菩萨脸的形象；但他说后来每隔一段时间来，就感觉这些东西慢慢消失。

2003 年我陪养父去朝圣时，就没看到树上有这样的显现了，但他说他年轻时是看过的，应该也是众生福报因缘慢慢消失。不过当时我是有看到石头上有梵文那种字的显现，这确实看得到；但这几年去看时又看不到了。

以前很容易，几乎爬山路上随便捡一颗上面都有类似梵文、空行、佛或藏文种子字的显现；这几年再去仔细看却没看到，少许部分有类似形状，但没那么清晰，蛮可惜的。不管怎样，巴松措是很重要的一处圣地。祂也在当地写了一个忏悔仪轨法门，供未来修行人还净自己的戒律与誓言之用。此后，祂又到了甘丹麻木、坡昌那地方，遇到一个小孩子。

这小孩子过去被第十二世噶玛巴绛秋多杰——祂认证的是第十三世，等于这是他上一世——认证为曲吉林巴大师的转世活佛，祂应该也很认同这样的认证与授记。祂自己看了这孩子后，也觉得这孩子样貌不凡、心性各方面特别好，所以给这转世小活佛传授了许多甚深教法。很特别的是，这孩子年纪虽小，却也向祂求取教法，感觉心思很成熟、对修行修法很诚恳，很特别。

祂依他的劝求，写了一部《甚深稀有明点相续灌顶要义》之上师瑜伽的修法。此后，祂四十二岁、土羊年时，又暂时前往工布的娘卡一处山区、一处名叫莫切莫、即「摩泉眼」的修行圣地。这地方过去也是莲花生大师特别去加持、修持、闭关亲临过的地方，之后极有名的伏藏大师玉扎娘波也长期在那地方驻留修行。

祂也在这地方待了一段时间，写了一些仪轨与著作，其中特别写了一部「度母四曼达」、或叫「度母四曼荼罗」的修法仪轨。度母四曼达这法门，应是五大教派都非常盛行、非常喜欢的一个修法。我小时候去一些格鲁派寺庙时，遇到他们修度母法门时，大家喜欢修

这度母四曼达；很多会修的修行人也喜欢去大昭寺、在觉沃佛座前修这法门，可说各教派都非常心仪。

我记得小时候第一次见上师时，早期上师他们第一次在台湾翻译的一个仪轨，也是度母四曼达仪轨，上面的藏文字都是上师自己亲手一笔一笔手写的、当时还不会用电脑打字，再复印给大家。上师对这法门也特别喜爱、常常修。

这法门就是做所谓四曼达的供养：第一，对上师、诸佛菩萨、三宝与一切本尊进行上供曼达，希望依止依靠他们、得他们加持；第二曼达供养度母、二十一度母及度母的所有眷属，希望度母给予慈悲护佑、救度我、让我得到像度母一般的能力；

第三曼达供养度母的护法神，祈求他们消除我们修行上与世俗中一切外内密的障碍违缘；最后第四曼达供，希望将供养功德回向一切众生，愿自己与一切众生的所有障碍消除、诸愿吉祥、解脱道上都能顺利成办。里面包含礼拜、赞叹、供养、忏悔等八支忏悔文的次第，都很圆满。

许多成就者特别开示说，这法门是很完整的菩提心修持法门，能快速除障、快速累积资粮；若遇重大困难、疾病或灾难、想特别圆满一个愿望时，修这度母四曼达就能很快达成愿望。

这法门最早是印度佛教很盛行的修法，来源于印度佛教时期的度母密续，后来在阿底峡尊者的影响下传入西藏；再后来他的弟子仲敦巴大师创立噶当派后，度母四曼达成了当时噶当派最重要的日常修法之一。

度母四曼达的仪轨也不只单一，里面也有针对息增怀诛不同事业、不同祈求的方式，也有很多不同传承的版本：有宁玛派自己的伏藏版本，一方面由阿底峡尊者传过来，另一方面二十一度母里的易保度母，以及伏藏师净相传承里后来有很多度母四曼达的伏藏法门传下来。

噶举派方面，第一世噶玛巴杜松虔巴大师从扎尔瓦兄弟处领受了阿底峡传规的喜金刚灌顶，其中也得到度母四曼达的传承，之后再传给后来的噶玛巴与夏玛巴、延续下来成为噶举派的传规，这在噶玛尼江陈大师的《教法源流明灯》史传里有记载。觉囊派也有修。后来格鲁派的宗喀巴大师承袭噶当派传统，也很推崇度母四曼达。

所以度母四曼达成了藏传佛教不管哪个教派、大家都特别喜爱重视的一个修法，而且修法方式较简单，没有很多甚深次第与口诀，内容容易上手，所以很多人喜欢修。祂自己也很重视，写了一部仁珍传承、自宗传承的度母四曼达仪轨。这段时间，祂又特别写了两封信函。

第一封送给坐镇布达拉宫的第七世观音尊者格桑嘉措，信函名叫《天女之歌》，用了很多词句优美的藻词、以藻词学撰写，许多文法大师、文学作家都觉得财旺诺布写的特别优美、特别赞叹。另一封写给当时的大功德主颇罗鼐王，鼓励、称赞他，好像叫《杜鹃之歌》。这两封在文法与文学上造诣都非常高，后来成为许多文学家借鉴学习的作品。

里面内容没特别讲什么，主要因词句太优美而广受喜爱。

其实财旺诺布写给第七世尊者格桑嘉措的那封，内容总归起来只有四个部分：第一，赞叹第七世观音尊者是观音菩萨的化身、是雪域护主、是无与伦比的导师；第二，希望他长寿住世、不要那么快圆寂，务必为众生苦难常住人间、不离开众生、不断度化轮回海中痛苦的有情；

第三，描绘自己对第七世尊者的信心，用各种优美文句形容、称赞第七世尊者的功德，并为他随喜赞扬；最后是祈愿，希望七世尊者的佛法事业圆满、所有障碍苦难消除，给雪域及所有众生带来永恒的安乐吉祥。最后他署名，自称为东方康区莲师法脉的修行持明者，没有特别说「我是什么大师」，都用很谦虚的方式写。

而财旺诺布写给颇罗鼐王的书信，归纳起来也可说四个重点：第一，赞叹颇罗鼐王的福报，以及他为老百姓、为佛教做的广大善行，用威慑力降服许多违缘。他说，我这修持密乘法门、蒙受莲花生大师与历代传承上师恩德的瑜伽士，以很虔敬的心赞扬你——这赞扬不是阿谀奉承，而是真心诚意。

第二部分，稍微提了一下当前政局状况，并有些感叹：说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到现在已是末法时期，印度这佛教发源地已被外道侵犯占领，周边的中国等地也有许多外来民族政权扰乱控制、战乱不断，导致修行人日益减少；但在西藏内地，在观音菩萨、诸佛菩萨与传承祖师护持下，许多纯正无染的清静正法仍被保留下来，他觉得非常幸运。

这不只到那时，到现在看也一样——我们真的对藏传佛教感恩非常大，若没有藏传佛教、若没有西藏千年来那么多伟人成就者高僧大德用各种方式维系佛法，到这时期我们应该很难再接触到真正清静无染纯正的佛法，所以非常感激。第三部分，赞颂颇罗鼐王治理世间的能力与护持佛法的功德。

他说，在边境战火纷乱时，颇罗鼐王您凭借勇气、福报与计谋，让强敌退避、让佛法保存下来，后面又不断建寺、建塔、供养三宝，并促成各宗派之间的和睦安乐；你对教派之间没有偏见纠纷，功德毫无争议，要说你是文殊、说你是菩萨与转轮圣王合一的化身也不为过。

虽然颇罗鼐王传记的作者本身算是颇罗鼐王的粉丝，写起来可能有点偏颇、会夸大自己的偶像，里面也多方赞叹颇罗鼐王对各教派毫无偏颇；但作为粉丝对偶像所写的传记，这部分大家还是会怀疑。

而他自己写的就没什么可怀疑，因为看他的传记、看他一辈子的处世为人，从不刻意偏薄于谁：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错就是错、对就是对；就算你跟我要好、但做错了，我也要骂你，就算你是我的敌人、但做得好，我也一样要称赞你。他的处事风格就是这样，非常直接、不拐弯抹角，常常到处得罪人。

所以他称赞颇罗鼐王对任何宗派没有丝毫偏见，这也很特别：他本身就是开创无宗派思想的第一人，而他的大功德主也是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宗派偏颇行为的功德主，这非常特别，

算是我们仁珍传承一个很特殊的因缘。最后，祂也祝愿颇罗鼐王寿命长久、基业稳固、政治顺利、国泰民安。

总之，这两封都是对政治军事功绩的赞扬、对护持弘扬佛法的赞扬、对推动宗派和谐的肯定，以及对佛法能清净无染保全于西藏国土而感到幸运的感叹。此后，祂又在这些地区走访了许多圣迹，也去了猛恭部的摩勒圣山——那是本教与佛教中都较推崇的一座圣山。

据说西藏第一位赞普聂赤赞普，神话故事中他是天神下凡的第一代藏王，据说他下凡刚踏到西藏的第一座山，就是这摩勒圣山，登上了工布雍布这座山顶。祂在这山顶上写了对后来觉囊派教义很重要的《二十一部了义经》目录等相关著作，是我们如今要研究他空中观一定要拜读的著作之一。

此后，财旺诺布四十三岁、铁猴年时，又回到贝玛贵地区，在西北边境有一处译过来叫「恒固宝炬山」的地方，为当地许多信众做灌顶、传授口诀，也撰写了一些著作，其中特别写了一部对护法及天地鬼神酬唱供养的多玛供养仪轨，叫《善妙悉地大宝瓶》，这仪轨能安抚、镇压、滋养一切护法空行，令佛教昌盛。

四十三岁其实只提到这样，没提更多，主要可说四十三岁这一年写著作的时间较多，还有传法。

到四十四岁、隔年铁鸡年，祂到了一处名叫「唐卓明光之峰」的地方，那边有一位很著名的、我们讲《莲花生大师传》时也提到很多次的那措朗卓大师——他自己也对莲师传记有很多研究，当时很多人向他提问莲师传里的疑问，他都做了回答，做了好像是莲师传记一百零八个问题的答复，有这样一篇著作，是一位著作丰富的大瑜伽士。

那边有祂以前坐过的法座，祂在那地方也写了很多教法著作，尤其特别写了一篇《善说明义宝灯》，即讲随念佛教如何住持各时期之决定文，内容主要讲述佛陀的教法在不同时代朝代的历史中如何流传下来、其中历史兴衰的记录与规律如何。借由讲述佛法流布的历史，希望唤起修行人对世间无常、国土危脆、佛法珍贵难闻这些道理生起警惕心与精进心，也希望以后大家能拜读这著作。

此后，祂又去往工布的下工布地区（工布分上工布、下工布，西藏很多地方有上中下的分法），来到罗藏圣地附近一处名叫兰康多的地方，据说是古代藏王赞普曾活动过的地方，那边有一条很大的河叫罗喜达河。这在藏族与印度教传统中都认为是一条神圣之河，认为人的尸体若能投入那里可得加持，外道甚至认为可得解脱，算是一条很神圣、莲师特别加持过、外道也特别有信仰的河。

祂也在那岸边继续进行了许多佛行事业。总之，可以看到祂从三十八九岁一直到后来，行程都很固定，就是在朝圣与传法这两件事的路上。祂不是传法累了就去度假、或朝圣朝到一半觉得腻了再去说法，而是把时间排得很满，一边朝圣、一边度化众生、一边传法，不让自己有任何时间空过；剩下有空闲时间，就不断闭关、撰写各种教法。

这是我们的祖师，不管在任何时候都一直维持着极高运作的工作模式、完全不懈怠。这也是我们要反省的：不要让自己一生有太多空闲、太多浪费的时间。我们做不到像祖师那样，但至少每天一定要保留一个做善法、做功课的时间，这样比较好。好，今天的课就先到这里。